

豆棚瓜架 雨如丝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豆棚瓜架雨如丝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豆棚瓜架雨如丝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68-9

I . ①豆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2589 号

豆棚瓜架雨如丝

DOUPENG GUAJIA YURUSI
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75
字 数 19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68-9
定 价 3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► 一九八三年在光明胡同老宅留影

刘 绍 棠

中国乡土文学作家。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。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创作。至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派时，已出版了《青枝绿叶》《山楂村的歌声》《运河的桨声》《夏天》《中秋节》《瓜棚记》《私访记》等七本书。

一九七九年右派冤案得以改正，重获创作权利。带病顽强拼搏了十八年，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乡土作品。即十二部长篇小说：《春草》《狼烟》《地火》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《这个年月》《敬柳亭说书》《十步香草》《京门脸子》《野婚》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《孤村》《村妇》。二十多部中篇小说：《蒲柳人家》《渔火》《瓜棚柳巷》《花街》《草莽》《荷水荷风》《蒲剑》《鱼菱风景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绿杨堤》《烟村四五家》《柳伞》《年年柳色》《青藤巷插曲》《黄花闺女池塘》《碧桃》《二度梅》等。两部短篇小说集：《青枝绿叶》《蛾眉》。十一部散文短论集：《乡土与创作》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《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《论文讲书》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《蝥蛄絮语》《如是我人》《红帽子随笔》《我是刘绍棠》《四类手记》。

《京门脸子》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敬柳亭说书》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蛾眉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泰国、孟加拉、阿尔巴尼亚等国文字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不遗余力地倡导乡土文学，创作上坚持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”。他的全部作品，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。

凡 例

一、本文集收录刘绍棠先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七年间的作品。

二、作品按体裁分为中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。

三、长篇小说篇末，注明写作时间、最初出版时间及出版社；中短篇小说、散文，各篇篇末，注明写作时间、最初发表时间及报刊等情况。

四、对文内的明显错字予以改正。作者特殊的用字用词习惯、方言用法，以及人、地、物之名未作改动。

本文集由曾彩美女士整理、编订，谨致谢忱。

1

北运河一出北京的通州地界，到河北省的香河县串了个门儿，拐个弯进入天津市的武清县，却又从河北省的安次县擦身而过，一条河把三个省市的四个县拴在了一堆儿。

跟北运河并肩而行的是京津公路，水旱两路像亲哥俩。不过，一个锅里抡马勺，马勺难免碰锅沿；舌头和牙长在一张嘴里，牙也有咬舌头的时候。京津公路和北运河有时形影不离，沿着大河长堤南下，有时避之唯恐不及，远离一二十里，各走各的路。京津公路是时代的宠儿，抢走了北运河的饭碗子，北运河历史上那南来北往的千帆万船，早已被京津公路上往返奔驰的卡车、轿车和吉普车所代替，凄凉而又寂寞。但是，北运河虽然衰败下来，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，发起脾气，大水冲刷京津公路的路基，京津公路便要腰断两截，寸步难行，不能交通了。

水旱两路若即若离，大河和公路之间便被划出一些环环相接而又形状不同的地块，有的像马脖子上的套包子，有的像腌雪里蕻的菜坛子，有的像筛面的箩床……通州、香河、武清交界，北运河三道湾跟京津公

路之间的地块，天上瞧地下看，都像一只蝓蝓笼子。这只蝓蝓笼子距离安次县的东北角十二三里，可算是四县的咽喉要道。

站在蝓笼子上四下张望，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，四个县的风光很不相同。而且，这里又是四县的四个角落，四个角落在本县又都别具一格，于是，蝓笼子便是四县的大杂烩之地。

通州自古就是京东首邑，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相当于今天将京广铁路和京沪铁路合二而一，南货北运只有这条水路。那时，通州城内设有漕运总督府。总督官居一品，又是个肥差，进京入阁拜相，不如蹲在通州管钱粮。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漕运总督捞到腰包里的不是雪花银十万、百万两，而是日进斗金，三年搬回家一座金山。那时候，通州代管京东八县。七品县令，五品知州；通州的地位，在香河、武清、安次之上。民国以后，虽然改为甲等县，仍然比二等县的武清和安次高出一头，三等县的香河更是高山仰止。同时，通州城内，又曾先后是燕京道、京兆道和蓟密行署的所在地，还曾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府。全国解放以后，通州专员公署管辖十三县一个市。所以，通州的文化水平高，见过世面，架子大，目中无人。一九五八年撤销专员公署，划归北京；沾首都的光，得天独厚，工厂多，大楼多，投资多，一个县的拖拉机相当那三个县的两倍。每人每月的口粮多三斤，食油多一两，考学、招工、当兵也格外优待。那三县的姑娘都愿嫁到通州，通州的姑娘却不愿嫁过去，这叫宁向上走一尺，不往下走一寸。不过，说来说去，有粉搽在脸蛋上，最占便宜的还是县城四外的村社，以及若干典型和重点；他们吃肉，蝓笼子只能喝汤，而且清汤寡水，没有多少油腥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一穷二白。

属于通州地面的蝓笼子三分天下，方圆只有七八里。三分之一是终年积雪似的沙滩，三分之一是白花花的盐碱地，三分之一是一片片浅水洼子。沙滩虽然干燥，却是夜潮地，生长出连绵起伏的红皮柳棵子；浅水洼子里更是蒲苇丛生；盐碱地也并不是寸草不长，到处也有一簇簇、一丛丛的乍蓬、牛蒡、蒺藜狗子，开放着米粒大小的花朵。大河从沙滩和浅水洼子之间穿过，公路从沙滩和盐碱地之间穿过。从阳春三月到中秋八月，这里的风景是一幅水彩画，花、草、树、水、土，都色彩鲜明，充满野味儿，令人心动。汽车司机行驶到这里，不管路上有人没人，有车没车，都喜欢像救火车似的一连声鸣笛，惊起沙滩上柳棵子地里成百上千只鸟儿，一窝蜂纷飞上天，白云中一片啼鸣，像笙、管、笛、箫的合奏，阳光下的花翎熠熠闪光，像一大幅五颜六色的织锦。鸟影遮住了天，地上一片幽暗，盐碱地草丛里的绿蚂蚱和红蜻蜓也慌乱起来，飞的飞蹦的蹦，绿的绿红的红。有时，跑长途的货车司机，又热又困又累，上眼皮粘下眼皮，就停车上锁，到沙滩柳棵子地的绿荫下野餐，然后仰面朝天躺下来，点着一支烟，烟吸到半截就睡着了，嘴角和胡子上挂着饭粒和面包渣儿。忽然，一阵疼痛，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，两只在嘴角和胡子上啄食的小鸟儿早飞走了。

香河和武清在蝓笼子也各有两块方圆几里的地盘，只是这两个县更穷，这两块地盘也就更荒凉，草长得比人高。盛夏一入头伏，草茎粗了，草节硬了，草叶子也厚重了，三县的农民都到蝓笼子打草，晒干了堆垛，秋后卖几个钱，够一年油、盐、酱、醋的花销，还能扯几尺布，给孩子大人添置一两件新衣裳。打草就像打仗，跑马占地，你争我夺，也就难免动手打架。打架便要拉帮结伙，有分有合，于是，小小的蝓笼

子，就像魏、蜀、吴三国争战不休。安次县在蝓笼子没有地盘，可是安次县的人也要穿衣吃饭，便常常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一阵旋风似的偷袭三县领地，把三县人割倒晾晒的草铺席卷而去，三县人管他们叫流寇。不过，不打不成交，一年生，二年熟，也有不少人磕头拜把子；柳棵子地里更不知结下多少露水姻缘，难舍难离的便成夫妻。

我的生身之地，距离蝓笼子十二里；蝓笼子在小运河滩圈外，大运河滩圈内。我小时候常常跟本村的孩子和小学的同学，结伴到蝓笼子玩耍，长大了上京下卫，也常从蝓笼子路过，五十年代下乡挂职深入生活，在蝓笼子蹲过点，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，我沦为贱民，回乡务农，每年开春和秋后，都到蝓笼子出外工，挖河、打堤、平整土地。通州境内的蝓笼子这一块，到处都留下我的脚印，几个村都有我的熟人。我的许多小说中的不少人物，生活原型便来自蝓笼子。只因我三十多年创作生涯形成了惯性和惰性，写小运河滩的时候多，写大运河滩的时候少。

开采要广，开掘要深。我不能老是封闭在自己那个生身之地的小村守株待兔，张嘴等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树上落下来的果子。于是，我也实行对外开放，走出小运河滩，进入大运河滩，把蝓笼子划为我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领地。并且，向有关方面申请专利，把通州境内的蝓笼子这一块承包下来，写一部反映解放前的蝓笼子风土人情的长篇小说。

一道篱笆两根柱，多大的能人一个巴掌也拍不响。写小说虽不像开采石油金矿，发掘秦冢汉墓，但是有个帮手出个主意，提个醒儿，比一个人戴着捂眼转磨，少走好多瞎道。我过去写的那些小说，十之七八都曾有过田夫、野老、乡女、村妇当我的点传师。这一回，我对外开放，更

得摸着石头过河，找个向导带路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步步脚正鞋不歪，身正影不斜，免得刚愎自用，一意孤行，骑着瞎马撞南墙；撞倒了南墙还不回头，那就难免夜半临深池，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

谢天谢地，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出身的中年地方志学者徐芝罘，主动找上门来，自愿免费充当我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顾问，还替我找了个老八路交通员老虎跳大伯当我的引路人，在蝈笼子走村串户，可以畅通无阻，访古问今更是活档案。

徐芝罘自幼在蝈笼子串百家门，睡百家炕，吃百家饭，有所见过目不忘，有所闻过耳不忘，对蝈笼子的村村户户了如指掌。

他早就知道我这个乡亲大哥的恶名，我后来也听说这位乡亲老弟不同凡响，两人虽有同乡之谊，又心向往之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多年并无交往。我念的是通州模范小学、潞河中学和北京大学，他念书的三部曲也是在这三所学校，只因他比我小几岁，我出校门他进校门，虽是接踵而至，却无一面之缘。我们的交情是最近几年才建立的。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，却也不常见面，但是两心相通，也就有如形影不离。他人过四十，我年将半百，两个饱经风霜的人交朋友，对于友情已经不愿热加工，而是听其自然地冷处理。我佩服他的学问和人品，更佩服他自甘寂寞，埋头钻一个冷门，写出有关北运河的地理、历史、民俗、口头传说和社会调查的百万字专著。虽然没有一家出版社肯赔本出版这部著作，但是我敢断定，有朝一日，它的价值会不下于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。是的，拭目以待，必有公论。

徐芝罘和老虎跳情同父子。他又亲自出马，陪同我登门拜望老虎跳，当面求教。

我久仰老虎跳的大名，五十年代我到蝓笼子，也曾跟他见过两面。不过，当时他的名声不好，不但不配充当小说中的贫雇农艺术典型，而且也算不上正面人物，写他是要犯忌的，我也就没有进一步接近他。他的名声怎么不好呢？我记得一个好像是带头闹退社，一个是经常打架骂人，还有一个是采花成癖。五十年代他已经五十大几，不少二十多岁花枝似的小媳妇儿，却纷纷自动送货上门。但是，就在当时，也只有前两项罪名可以坐实，后一项罪名只不过是流言蜚语。他的名声不好却有好人缘儿，当地的男女老少都承认，他是种瓜把式里的高手，泥腿子里的能人，武艺高强而不欺软怕硬。抱打不平，仗义疏财，主持公道，更是有口皆碑。至于传说中的勾引女人，也没有一个人说他坏过谁家的黄花闺女；自动送货上门的二十多岁的花枝似的小媳妇儿，捕风捉影或有其事，真名实姓却难以查证。

已经八十二岁的老虎跳，在旧蝓笼子的一片废墟上，新开一座柳枝糊泥巴搭起的鸡毛小店，自称是八十年代新蝓笼子第一家。

我不想工笔描绘老人魁梧的形体和音容笑貌，只拣一个小小的细节写一句，便可见老人身子骨儿之强壮了。

我被徐芝罟带到老人面前时，他正坐在鸡毛小店前脸的豆棚瓜架下，“咯崩崩”嚼铁蚕豆解闷儿。

徐芝罟把我交给老人，喝了两碗水，便匆匆离去。他有他的为难之处。老虎跳是他的父辈，爷儿俩从无戏言；有些碍口的话，老虎跳当着他的面，不便说给我听。而且，老虎跳的一生，他最了解，没有再听一遍的兴致，更怕勾起伤心事。老虎跳当年带头闹退社坐牢，打架骂人挨整，有关方面早已给他平反。只有勾引女人一项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

实，似是而非，无中生有，也没有受过处分，有关方面当然不能为他改正。我向徐芝罘询问老人这方面的问题，徐芝罘郑重声明：老人平生只跟两个女人有瓜葛，其中一人仍然健在，随时准备跟老人搭伙做伴；老人沉吟至今，还没有点头，反倒是徐芝罘劝说老人年过八十再做新郎。

这都令人感到稀奇古怪，也就更引起我刨根问底的兴趣。

正是三伏连阴天，毛毛雨下个不停，小店生意清淡，主人清闲。豆棚瓜架雨如丝，老虎跳闲来无事，乐得跟我讲古论今。我这才改弦更张，大处着眼，小处落墨，于是写蝓笼子便从徐芝罘和老虎跳身上展开。

2

小家碧玉的温榆河，儿马蛋子的箭杆河，在通州城东北角合二为一，南下天津卫，二百八十里，便是大名鼎鼎的北运河。一路上九曲十环二十八道弯儿，忽然一头撞在几大堆翠柳白沙高岗上，河身拐了个弓背，就像伸出双手搂住一大片河滩，便是蝓笼子在通州境内这一块。河滩上的河汉子七出八进，好似一条青藤百道绿蔓儿，沿河大大小小的村落，又像满天星的早花西瓜。大村二三百户，小村四五十家，徐芝罘那生身之地柳湾村，是小中之小：三十六座门楼，七十二个户头，一百零八灶台。坐落在翠柳白沙高岗外，紧傍着河边，弓背的一角。

每个村子的来历，都是口头相传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一代又一代；每过一人之口，每一代承上启下，都有所增删润色，艺术加工。所以，村史并非信史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，应该归

于野史稗闻，或民间口头文学范畴。相传柳湾村本是清朝初年跑马圈占的旗地，主人是正黄旗的皇室旁支，可能是多尔衮王爷的一个庶出儿子，名叫如意，又叫如意带子。这块河滩地被圈占以后，并没有开垦种田，只是每年入伏，青草长得一人高，有个姓刘的马夫，牵着如意带子的几匹走马，到这里放牧吃青。姓刘的马夫搭一座窝棚，住到草枯树黄的深秋时节，便牵着膘肥腿壮的走马回北京了。过了几年，如意带子的一个爱妾所生的女儿出嫁，这块河滩地当成妆奁，算是这位千金小姐的胭脂地。姓刘的马夫不放马了，找来他的两位把兄弟，一个姓徐，一个姓田，给这位如意带子的千金小姐垦荒熟地，种的是五谷杂粮，栽的是瓜果梨桃；每年的收入，便是千金小姐搽胭脂抹粉的费用。后来，三个人娶妻生子，于是便三家成村了。姓刘的娶的是杨氏，姓徐的娶的是金氏，姓田的娶的是唐氏。三家的亲友，外来的移民，三五成群，四面八方，越聚越多，小村一天天大起来。

这个弹丸小村，静悄悄躲在牛犄角湾的密密层层树棵子地里，小得不起眼儿，很不引人注目。三百多年，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只是有一桩逸闻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也找不到史料做证，但是不写出来怪可惜的。那就姑妄言之，在田园牧歌的情调上，渲染一层传奇的色彩。

读过公案小说《彭公案》的人都知道，三百年前的康熙年间，彭朋被钦点知县，到京东三河县上任。他家住在北京城内东单牌楼头条胡同，选个黄道吉日，出齐化门，在东大桥下的通惠河渡口坐船，顺流而下直到通州东关码头，进入北运河更是一帆风顺，从通州正南的张家湾镇铁锚寺上岸，然后抄近走旱路，又从柳湾村和鸡笼店之间的小龙门渡口过河。那时候的县治，跟现在不同，小龙门渡口以东五里，便是通州

和三河县的交界。眼下两县的县界向东移出十几里，以潮白河画线了。彭朋从小龙门渡口路过，是因为过河不到一会儿，便走进三河县境，一路上可以察访民情。《彭公案》前二十一回所写的故事，都出自北运河和潮白河之间，被歪曲真相记录下来。

当时，北运河沿岸的大小村落，都有会武艺的人。柳湾村的人练的是长枪短刀，强弩袖箭，飞檐走壁，软硬功夫。彭朋带着一个跟班，四名护卫，过河之后正想穿过柳湾村的沙岗，突然从柳棵子地里跳出三条好汉，拦截他们的去路。两下刚一交手，彭朋的跟班和一名护卫便拨马回头，一溜烟逃走了。三条好汉不想因小失大，丢下西瓜捡芝麻，并不追赶。两个人跟留下的那三名护卫厮杀，一个人把彭朋从马上扯下来，刀搁在彭朋脖子上。彭朋鬼叫连天，喊道：“好汉爷饶命！我不是彭大人。”好汉收住刀，问道：“你头戴乌纱帽，身穿大红袍，还想耍赖？”这个彭朋撩起衣襟儿，说：“好汉爷赏眼，我的身上没有官印，本来是个跟班的；彭大人跟我换穿了衣裳，带官印早跑了。”三位好汉这才知道上了当，又钻进柳棵子地不见了。彭朋呈报通州知州，到柳湾村搜捕那三位好汉。大人小孩，不分男女，三堂会审，过了筛子又过箩，也没有问出个究竟。最后，人人按上手印画了押，担保路劫行刺的三名逃犯不是柳湾村的人。如果有朝一日查出真赃实据，凶手正是本村村民，那就要家家连坐，每户出一人杀头。《彭公案》只写彭朋过五关斩六将，不写他的走麦城，这个故事也就不见诸文字经传了。

三百年后，徐芝罘五岁那年，听刘家老虎跳大伯说起这个故事。他说，刺杀彭朋的三位好汉，正是姓刘的马夫和他的徐、田二兄弟，原来他们本是李闯王的部下。老虎跳藏头露尾，徐芝罘偏要打破砂锅问到

底，就问他的曾祖母是不是果真如此。他的曾祖母那年八十三岁，吓得慌忙捂住他的嘴，只怕走漏风声，官府下来杀人。老人家虽然知道已经改朝换代，却不懂这二者之间的区别。本来民国是新瓶装旧酒，换汤不换药，也难怪老人家愚昧无知。后来，徐芝罘上北京大学，钻研地方志这门学问，读已故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的《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史料》一书，才知道老虎跳大伯所说的故事并非空口无凭。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大顺军仓促退出北京，混乱中流散走失的小股人马，加入京东农民抗清武装。三河县农民抗清武装女首领红衣张茂，手下人马三五千，纵横驰骋京东八个县。张茂病死，群龙无首，清军围剿，农民抗清武装化整为零，蛰伏绿林，待机而动。彭朋出任三河知县，就是为了严查密访，各个击破。

徐芝罘的曾祖母，是刘家的姑娘，田家的干闺女，一人跨柳湾村的三家老姓。

曾祖父自幼给邻村鸡笼店的皇粮庄头家放牛，长大扛长工，拜刘大把式为师。刘大把式不但会赶车，而且有一身好武艺，曾祖父都学到了手；刘大把式又把女儿许配他，便是徐芝罘的曾祖母。曾祖父给财主家赶车，也给牲口贩子到口外赶马，还在大河的运货船上掌舵。年过四十，又到北京的大宅门赶轿车，服侍的是一位两榜进士，当过翰林院正字，国子监司业，御书房行走，写一块匾的润资，顶得上十亩良田的收成。曾祖父一千八百一十八年，积攒了几两银子，就想回家买地。正巧，那一年北运河大涝，河床打了个滚儿，柳湾村村外闪出一块浅滩，三四十亩；这是官田，他就到河防局买下来。为了种地方便，曾祖父带领全家老小，搬到村外河边，挖土脱坯，柳条编篱，两年盖起了三间北房和三

间东厢房，还有牛棚、猪圈、羊栏和鸡窝。曾祖父一心想发家，大冬天凿开冰窟窿，下水捉鱼，卖个大价。寒风刺骨，冰碴子割肉，一条热身子着了凉，来不及医治就死了。

曾祖父死后，曾祖母支撑门户。

曾祖母虽是个妇道人家，两只肩膀却扛得住塌下的天。起五更爬半夜，一颗汗珠子落地砸一个坑儿，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不知道喘口气，只为一窝八口能吃上糠菜半年粮。丈夫死后几年，又披麻戴孝地丧了公婆，接连办白事。最伤心的是老年丧子，曾祖母亲手埋葬了儿子和儿媳。老人家却像一棵雷殛不倒、火烧不死的大树。把孙子拉扯大，给孙子成了家。苦命人寿长，老人家七十八岁见到四辈人，闰二月初七酉时，徐芝罘出生在东厢房北屋的小炕上。

生下来是个假死，曾祖母大费手脚，摆弄了一顿饭的工夫，他才呱呱哭出来。老人家认定他难以长大，生怕阎王爷把他叫走，要给他取个不起眼儿的奶名。闰二月倒挂春寒，天气比数九隆冬还冷，有个逃荒的山东侉子，带着个大肚子媳妇从门外路过，那媳妇又冷又饿，肚子又疼，倒在路边残雪上哭爹叫娘。曾祖母的筋骨硬得像紫檀架子，一颗心却软得像豆腐，急忙把大肚子媳妇抱进家来，放在热炕头上，熬一锅小米粥叫她喝下去暖身子。当晚，山东侉子的媳妇生下个小丫头。曾祖母一边接生，一边想出个偷梁换柱之计。这个山东侉子是芝罘湾周村的人，老人家却给他的小丫头起名叫柳哥儿，同时给自己的曾孙起名叫芝罘儿，在判官老爷的生死簿上倒填户口。插上门闩，还得挂锁，黄柏的水筒勒上双道铁箍，才叫保险。老人家又叮咛山东侉子，给这个起名叫柳哥儿的小丫头女扮男装，下一胎保定是个儿子，山东侉子鸡啄米似的